

张石山散文随笔选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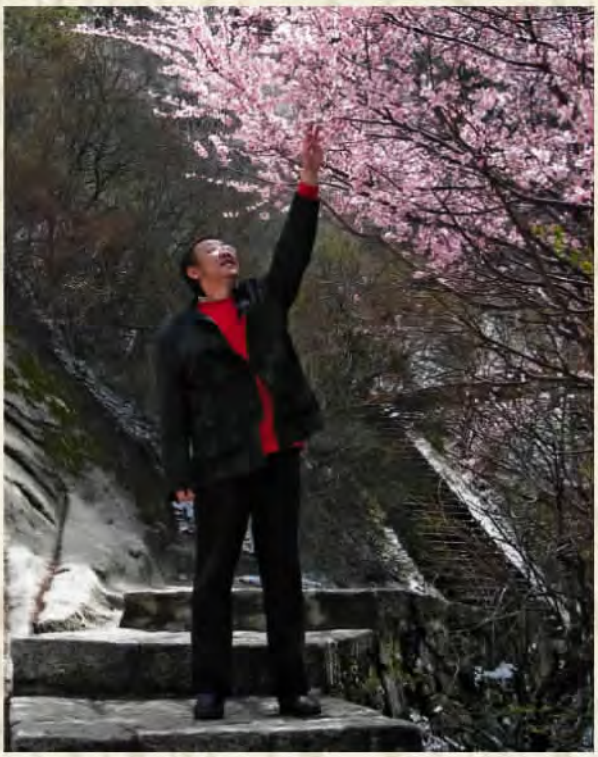
爱河之源

AI HE ZHI YUAN

张石山 著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三晋出版社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张石山，曾任《山西文学》主编，山西省作协副主席。1981 年被接纳为中国作协会员。一级创作员。

早年主要从事小说创作。有小说《镢柄韩宝山》、《甜苣儿》两度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出版有中短篇小说集《镢柄韩宝山》、《单身汉的乐趣》、《母系家谱》、《神主牌楼》等。

另外，著作有诗集《永远的三月》、散文集《爱河之源》、随笔集《叙述的乐趣》、民俗文化集《人间耳录经》等。

2000 年前后，出版了实录自传体长篇《商海炼狱》和“走马黄河”民俗文化考察研究长篇《洪荒的太息》。

改编创作过电视剧多部，有 20 集连续剧《后水浒英雄传》、20 集连续剧《兄弟如手足》、二十集连续剧《吕梁英雄传》等。

2009 年，台湾秀威出版社出版纪实长篇《穿越——文坛行走三十年》，文化思考专注《拷问经典》。

爱河之源

AI HE ZHI YUAN

张石山 著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三晋出版社

自　序

十世修得同船渡

——为北大百年校庆作

最早可能成为一名北大的学生，该在1966年。

那年我高中毕业。我读中学的太原三中是省内重点中学，我是学校的高材生。我在全省统考曾获总分第二名；我认为自己考取中国任何一所名牌学府都易如反掌；我的首选目标是北大。我在毕业前夕已填好了报考志愿表；我的第一志愿以及第二志愿都是北大；我选了天体物理系以及飞行器系。考北京大学，要讲北京话怎么办？从高一起，我就学了一口太原“京腔”；袜子破了又怎么办？从高二起我开始学习做针线、打补丁。连补袜子这样的细节都考虑过了，有备无患，万无一失。

然而，恰好在我已经很会补袜子的关头，“文化大革命”就史无前例爆发开来。

停课闹革命。

“红卫兵”。

“大串联”。

考大学，上北大，天体物理系，谝京腔，打补丁，眨眼成为过去。

命运之车载了我呼啸狂奔而前，离当初的首选目标北大越来越远。

大家都倒霉，一个人不走运便也不那么悲哀。没进北大就学会了

这样自我安慰、自我保护、自我治疗的传统大法，不妨说我进了另外一所大学。我学到了也许进入北大都学不到的。

过去了整整二十年，到1986年，我在不期然间却成了北大的学生。无心插柳，妙手偶得，天上大落馅饼，不由浩叹人生无常。

1984 年，我先是读鲁迅文学院。鲁院原名叫文学讲习所，学习进修一段，读点书，开一回眼，认识些新朋友罢了。那时文坛文化热、寻根热，社会上文凭热。鲁院存了一分好心，既让大家学到文化，还要给大家颁发文凭。文凭对作家有多少实际意义则另当别论，如是读书两年。

不料，鲁院的文凭国家不予认可。那大家不白白浪费了两年时间？为了那并无多少用处的文凭，鲁院作家班的同学们不惜再花两年时间，转插到北大中文系继续读书。大家对那纸文凭志在必得，食之无肉、弃之有味，一时中了魔法；随了惯性，进了漩涡，入了黑洞，不依不饶，集体有意识，在社会上文凭热已然冷落之后，大发高烧，如扑火之飞蛾，之死靡它。

当然，其前提是北大也乐于接收这样一批四十岁上下的名声大小不等的作家，成为她的中文系本科三年级学生。同时，美其名曰北大作家班。

对于命运在二十年之后的赐予和补偿，我已经没了多少旧梦重圆的欣喜，反倒嚼出一丝早成追忆的苦涩。应有的求学权利被剥夺，大好青春年华被葬送，我到底不能释然于怀。“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这样的布道听得人毛骨悚然。生活这盘磨并不曾磨圆了所有的石子。所以有人讲我们这批老三届是“狼孩儿”。无论从哪种意义上理解，这名堂都够酷的。

而我们到底进入了北大，成为北大正式注册的学生。

我还有幸被同学们推选为一届班长。其时，我已经担任《山西文学》主编。我在负责编好一本省级刊物的同时，还努力当好班长。尽管我们班大多数同学皆是中国作协会员，在当代文学课上老师们不时会讲到大家的作品；尽管我们大多数同学都比我们的班主任还要年长，大家在就学期间不曾放弃创作纷纷在全国获奖，为自己也为作家班争得荣誉；应该说，我们是北大称职的一批学生。我们与学校其他当龄的学生一样住拥挤的宿舍，一样吃嘈杂的食堂，一样规规矩矩在阶梯式教室听课，一样接受严格的期中期末考试。

一切，都煞有介事，和真的一样。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一茬又一茬的学生皆是北大的过客。相比而言，年龄的原因再加文学创作的实践，我们更能自觉意识到这种身如过客的现实。

我们更加清醒地把握自己的同时，也更加理智地感觉着北大。

甚至还在读书期间，我就已经归纳出自己对北大的若干印象。

可惜我不是画家，无法用印象派的技法传达许多强烈的印象。然而，我几乎可以提供许多相当成熟的绘画构思。

比如，北大著名的三角地，学生们匆匆由教室奔来，纷纷向宿舍奔去，争先恐后涌入食堂，比肩接踵围观招贴——我的印象就是在一匹大画布上，使墩布蘸了浓墨十字横斜涂抹两笔。

比如，仿佛饥民抢粮一般的食堂，我的印象则是可以省去画布，在一面雪白的墙上，使红油漆炮弹轰炸上去。

在阶梯教室，秃顶教授手之舞之，仿佛在抗议学生们众目睽睽如利剑，斩去了他满头青丝；图书馆总是座无虚席，翻书声如春蚕咬啮桑叶；未名湖畔石拱桥孤顶，有男女学生拥抱接吻，旁若无人；资深教授见惯不惊，也许竟是视而不见，仰面朝天渡过拱桥，大家各不相扰；而在校园林阴深处，藤萝绕架，曲径通幽，专讲聊斋的先生卜屋而居，暗影里似有城狐社鼠出没……

而在离开北大之后，每当想起她，许许多多的印象叠合在一起，是一片深不见底的绿地。

我不知这个印象从何而来。

我只感到那片绿生机盎然。

如火如荼；

载歌载舞。

我离开北大已经整整十年。

十年前，我们将要毕业之际，北大建校九十周年校庆。

当日，从未名湖畔到北大运动场，人山人海。到处欢歌笑语，你却听不清人们在讲什么唱什么；千万人踏起的尘土有如浓雾烟岚，是为甚嚣尘上。

那年，我四十岁。

如果说，我一向把自己童年生活的故乡视作自己的伊甸园，那么，北大曾是我有幸搭乘过的一只方舟。

她载了我，穿越两年时光的人生洪荒。

如果说，北大是一株人文知识分子建造的参天巨树，我曾经是她的一片树叶。

她的乳液，浸润过我。

北大，命定地不可更易地刻触在我的生命的年轮。

我到底进入过一所大学，她叫北大；

我终于求取到了一纸大学本科文凭；

我与作家班的同学共同圆满完成我们的学业，我们的毕业论文绝大多数受到先生们的普遍好评；

我还认识了那么多新的朋友，我们曾经同船共度。

这一切，到底都是我今生的幸运。

这样的幸运，几世修来？

今年，我五十岁。

我们的北大建校百年。

我的儿子今年于复旦大学毕业读罢硕士，他将投考北大博士。

而我的父亲是个扛麻袋的老脚行。他用血汗培养我家两代读书人的情形几乎就是一个象征。托举着北大和其他大学这许多文化圣殿的，有我父亲一副血痂如铁的肩膀。

我想，北大该懂得这些；

至少，我和我的儿女心底明白。

这，也许到底正是北大那深不见底的绿地之生机所在？

（发表于1998年出版的《中国作家谈北大——我观北大》）

目　录

自序：　十世修得同船渡

——为北大百年校庆作 / 001

爱河之源——童年的记忆

一　三个名字 / 001
二　我的奶奶 / 003
三　博爱医院 / 005
四　寻菜砍柴 / 007
五　写仿认字 / 009
六　我的父亲 / 011
七　长途跋涉 / 013
八　初逛太原 / 015
九　来英姐姐 / 017
十　干爹干妈 / 019
十一　母子之间 / 021
十二　姥爷姥姥 / 023
十三　正式上学 / 025
十四　老牛小狗 / 027
十五　洋鼓洋号 / 029
十六　挨打生涯 / 031
十七　尊师传统 / 033
十八　黑鸡大娘 / 035
十九　大哥宝山 / 037
二十　缺水季节 / 039
二十一　山乡野趣 / 041
二十二　农家春节 / 043
二十三　庙会风光 / 045
二十四　神泉完小 / 047
二十五　如此头脚 / 049
二十六　跑校日月 / 051
二十七　面对死者 / 053

二十八　亲戚之间 / 055
二十九　饥饿年代 / 057
三十　初次“创作” / 059
三十一　告别童年 / 061

十世修得同船渡

家父相属鸡 / 063
老人与树 / 068
送我家的男子汉上路 / 081
又是阳关 / 084
祭文 / 086

家庭杂谈

十二生肖话健康——我的健康观 / 089
一年的祝愿 / 096

窗外的天空

窗外的天空 / 109
冒险的代价 / 113
对酒当歌 / 116
生活的祈祷 / 118
绿色的希望 / 119
四上华山 / 121

表里山河

话说老西儿 / 129
群山常留义士风 / 135
璀璨的星群 / 141
跨越阻隔 / 147
湮没的故都 / 154

人说山西

藏山忠义，高绝千古 / 159

娄烦作证 / 167
《交城山》考 / 170
孝义千秋，于兹为大 / 174

闲话太原

童年的柳巷 / 179
上戏园子去 / 183
马路节日 / 187
车的世界 / 191
醋都 / 195
阎氏故居 / 199

南亚风情录——泰港十日行

水上市场 / 205
郑皇庙 / 207
大理石寺 / 209
佛教国度 / 211
四面神 / 213
鳄鱼湖 / 215
人妖 / 217
珊瑚岛 /219
东芭乐园 / 221
自由购物 / 223
大皇宫 / 225
嘉乐斯 / 227
导游吴求 / 229
飞返香港 / 231
海龙会 / 233
千岁湾 / 235
海洋公园 / 237
购物天堂 / 239
宏观考察 / 241

访俄纪略——远征莫斯科

流动商场 / 243
北京倒爷 / 246
私款公差 / 251
翻译安氏 / 254
大众境况 / 257
街市景观 / 260
处女公墓 / 263
漫步红场 / 265
街头醉汉 / 268
伊蕾小姐 / 270
归途遐想 / 273

要愁哪得功夫——我的业余生活 / 291

爱河之源——童年的记忆

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谨以此文献给我童年时代的亲友和师长。

此文作于1987年，以志四十不惑。

一　三个名字

我从开始学习写作发表作品，就不曾认真地取过笔名。因为我的名字已经不少。

除了大名之外，我有两个乳名。一个乳名叫“九十”；一个叫“来有”。两个乳名都有点来历。

第一个乳名九十，记载了我出生体重。旧制秤九斤十两，折合现行市制十一斤多。有这样的出生体重，我当年可以算作巨型胎儿。乳名称呼“九十”，表示了我最初的“不同凡响”，自然也反映出父母的骄傲心情。

第二个乳名来有，是我奶妈家给取的。我出生后母亲没有奶水，托人找到一个奶妈。义父姓雷，家境比较清苦。奶妈哺育了我，她家可以得些钱米度日。所以，义父的母亲雷老太太就给我取了第二个乳名“雷来有”。

而我现在用的大名石山，是我的祖母为我取的。我在故乡村子里读初级小学，始终是用乳名“九十”。至今村中老少，仍用这个名字称呼我。到我考上高小，要出村读书，名字问题在奶奶心目中变得严肃起来。出村读高小，容易的吗？奶奶说：要上高学了，可得取个大名！大约因为我的故乡是山村，出门就爬山，我的堂兄弟们取名都带个山字。有宝山、靠山、东山、锁山之类。奶奶想了好几夜，终于做出决定：就叫个石山吧，顺口，好听！

我听从奶奶的决定，要把名字写上作业本。奶奶不识字，她是只知道读音的啊。那么，山是大山之山；石，是哪个(Shi)呢？奶奶理直气壮地道：石山的石嘛，还能哪个石？

是小学老师在我的毕业证上，写上了“石山”二字。张石山从此，名正言顺。

从那以后，在故乡山村红崖底，奶奶就第一个改口喊我“石山”，坚持不懈，大声疾呼。老人家希望她为我取的大名从此流行开来。然而，在我的故乡山庄，人们仍然称呼我的乳名九十；除奶奶之外，没有第二个人叫我石山。奶奶去世之后，大伯挺身而出，继承了奶奶的衣钵，又成了唯一坚持呼喊我的大名的人物。十年前，大伯也下世了。于是，在我的故乡庄子上，就再也没有人叫我石山了。

这些年，我以“张石山”之名发表了不少作品，加入了中国作家协会，所谓小有名声。但这个名字对我的家乡父老来说，是陌生的。他们熟悉那个叫“九十”的孩子。九十这个名字，和我的童年密不可分。因而，每当我回到故乡，满耳充斥着对我的乳名的呼喊，我就仿佛回到童年，心中溢满了温馨的记忆。

二　我的奶奶

我是在太原出生的，两岁上被父母送回故乡交给奶奶抚育。所以，我最早的记忆是故乡的生活场面，我记得最早认识的第一个人是我的奶奶。

记得我还在炕上玩耍做游戏，我站着和坐着的奶奶一般高，而我的脚和奶奶的奇形怪状的脚也恰好一般长。奶奶的脚是那样小，样子又是那样奇异，这都使我极其好奇。

平常，奶奶总是在炕上坐着。穿一身青布衣裤，上身板正，青布大襟褂子一尘不染；两条腿盘得严严实实，两只膝盖对得十分整齐；裤口一向都用裹腿条子扎紧，两只脚则完全藏在身下，不知去向。

有时，奶奶也下地走走，找她的老姐妹去聊天或者摸纸牌。奶奶下地出门，总是一只手柱了拐杖，一只手扶了我的肩，在起伏不平的石板街上扭打扭打地走。短短半条街，起码得扭打一顿饭的时辰。

有一次，奶奶突然决定上沟里边的张家庄去看一个亲戚。红崖底到张家庄，不过二里地；奶奶不愿张扬铺排，骑驴坐车什么的。要带我步行前往。

她扶着我的肩膀，扭动了半上午，走出村子不过半里地。后来，奶奶脚疼，再也无法走路，她就跪下来前进。我离开道路，跑到河滩里去逮蚂蚱。河滩里灰色的石砾中，跳动着大大小小的灰色的河蚂蚱。靠近庄稼地的青草坪上，就有其他颜色的了。有褐色粗胖的“老牛驮羊”，有绿色瘦长的“扁担”，有摇着大腿“吱吱”叫的“磨大腿”，还有通体鲜红的红蚂蚱……我逮了好多蚂蚱，扭头去看奶奶，她好像还在原地，并没有跪前去几步路。

那一次走亲戚，我们究竟到了张家庄没有，后来又是怎么回村的，我都记不得了。然而，奶奶在河滩里跪动的身影，却永远留在了我的记忆中。那是小脚妇女备受苦难的一篇活的特写。

大约就在那次走亲戚之后，奶奶告诉了我——我是怎样从太原回到故乡的。

原来，太原解放后，我一岁半离开了奶妈家，回到父母身边。但那时母亲开始参加工作，我就每日被反锁在家。这时，奶奶到太原来见到了我的处境，十分心疼，我也格外依恋奶奶。据说，我曾经策动奶奶一块逃亡。我说：

“奶奶，咱们逃跑吧！逃得远远的！”

奶奶叹息到：

“唉！奶奶脚小，跑不动啊！”

我鼓励奶奶：

“不怕！有我！你一只手柱上拐杖，一只手扶上我，咱们跑吧！”

后来，奶奶回到家乡，就因为不时想起我的那几句娃娃话，病倒了。父亲是著名的大孝子，结果就将我送回到奶奶身边。父亲当时唯一担心的是：这孩子脑子也还聪明，送回山沟里变傻了怎么办？

奶奶立刻反驳道：

“山沟里怎么啦？你是从哪里出来的？”

父亲顿时无言以对。

从那以后，我才幸福地生活在慈祥的奶奶身边。

三　博爱医院

从我记事，我就知道自己不是“生”下来的，而是开刀从肚子里取出来的。平常走在街上，人们总爱指指点点：

“这个娃了不得！没有走‘红门’！只有太上老君没有走‘红门’！”

“红门”是什么玩意儿，为什么人人都走“红门”而偏偏我却没走，这些都使我极为困惑。我询问地去瞅奶奶，奶奶不回答我，只微笑地告诉人们：

“这娃娃，头顶上有两个旋儿哩！”

立即就有人来验看我的头，终于确信无疑。然而奶奶又介绍了：

“这娃娃，手上是十个‘斗’哩！“

于是，又有人来验看，同时惊呼：

“呀！一个‘簸箕’也没有！”

旁边人就念叨：

“男人九‘斗’，越吃越有！好，好，大富大贵呀！”

头有双旋，手有十斗，出生时候又没走什么“红门”，人们将我形容成一个不同寻常的人。我小时候就很有几年认为自己不同寻常。

后来长了几岁，在周围也见到头上有双旋的人，也见到双手指纹十只斗的人。那委实都没有什么稀奇。至于我出生的全部情况，也渐渐弄得明白。

解放前，父亲在太原做搬运工，扛大件。由于他的力气和品格，当上工头。不久，我们地下党就发展他加入了组织。建立了一个地下交通联络站，由他担任站长。为了掩护工作，组织上又把我母亲从家乡送来太原，和父亲建立家庭。

母亲结婚时只有十四岁，生我的时候十六岁。母亲年龄小，个头也很矮，结果难产。只好到当时英国人在太原开办的教会医院做剖腹产手术。那教会医院叫博爱医院，据说做手术之前，操刀的修女还虔诚地做了祷告呢！

当我出生后，父亲很绅士地说：修女，是你把这娃娃接生到世界上，你给他取个名字吧！

修女用怪异的汉语说：这个孩子儿，有九斤十两，就是在我们英国，也属于巨型胎儿。我看，就叫个“九十儿”吧！

博爱医院旧址在我们太原市杏花岭街口。

到现在，我被那修女接生到人世间已经四十年了。当我路过杏花岭街口的时

候，胸中偶尔会生出某种复杂的感慨：假如不是那位修女会做祈祷并且会做手术，那么这个世界上根本就不会有我这个人。

有时，我真想知道，那修女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她还是否在世。我想当面向她表示我诚挚的谢意。然而，这是不可能的了。